

动物智慧故事



看
看

丛书

沈石溪 著



中国福利会出版社

动物智慧故事

看看丛书·名家名作系列

沈石溪 著



● 中国福利会出版社

目 录

再被狐狸骗一次 7

白狼 18

金丝猴与盘羊 24

山彪 33

斑羚飞渡 40

会贸易的狐 52

和乌鸦做邻居 59

瞎眼狐清窝 83

会捉大鲵的鱼鹰 95

野猪跳板 104

善举白旗的鱼 114

愤怒的象群 122





再被狐狸骗一次

我从上海下放到西双版纳当知青的第三天，就被狐狸骗了一次。

那天，我到勐混镇赶集，买了只七斤重的大阉鸡，准备晚上熬鸡汤喝。黄昏，我提着鸡，独自踏着落日余晖，沿着布满野兽足迹的古河道回曼广弄寨子。古河道冷僻清静，见不到人影。拐过一道湾，我突然看见前面十几步远的一块乱石滩上有一只垂死挣扎的狐狸。它口吐白沫，绒毛恣张，肩胛抽搐，似乎中了毒。见到我，它惊慌地站起来想逃命，但刚站起来又虚弱地摔倒了，那摔倒的姿势逼真得无懈可击，直挺挺栽倒在地，咕咚一声响，后脑勺重重砸在鹅卵石上。它四仰八叉躺在地上，绝望地望着我，眉眼间那块蝴蝶状白斑痛苦地扭曲着。我看得很清楚，那是只成年公狐，体毛厚

密，色泽艳丽，像块大红色的金缎子。那张珍贵的狐皮实在让我眼馋，不捡白不捡，贪小便宜的心理人人都有。再说，空手活捉一只狐狸，也能使我将来有了儿子后在儿子面前有了吹嘘的资本，何乐而不为？

我将手中的大阉鸡搁在身旁一棵野芭蕉树下，阉鸡用细麻绳绑着腿和翅膀，跑不掉的。然后，我解下裤带绾成圈，朝那只还在苟延残喘的狐狸走去。我想，捉一只奄奄一息的狐狸，等于瓮中捉鳖，太容易了。我走到乱石滩，举起裤带刚要往狐狸的脖颈套去，突然，狐狸“活”过来了，一挺腰，麻利地翻身起，一溜烟从我的眼皮下窜出去了。我吓了一大跳，这简直是“惊尸还魂”。就在这时，背后传来鸡恐惧的啼叫，我赶紧扭头望去，一下子目瞪口呆，一只黑耳朵母狐

狸正在野芭蕉树下咬我的大阉鸡，大阉鸡被捆得结结实实，丧失了任何反抗和逃跑的能力，对狐狸来说，肯定比钻到笼子里捉更方便。我弯腰想拣块石



头扔过去，但已经晚了，母狐狸叼住鸡脖子，飞快地朝干涸的古河道对岸奔跑而去。而那只诈死的公狐狸兜了个圈，在对岸与偷鸡的母狐胜利会合，一个叼鸡头，一个叼鸡腿，并肩而行。它们快跑进树林时，公狐还转身朝我挤了挤眼，那条红白相间很别致的尾巴怪模怪样地甩摇了两下，也不知是在道歉还是在致谢。

我傻了眼，啼笑皆非。我想捡狐狸的便宜，却不想被狐狸捡了便宜！

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寨子，把路上的遭遇告诉了村长，村长哈哈大笑说：“这鬼狐狸，看你脸蛋白净，穿着文雅，晓得你是刚从城里来的学生娃，才敢玩声东击西的把戏来骗你的。”我听了心里极不是滋味，除了失财的懊丧、受骗的恼怒外，还体味到一种被小瞧了的愤懑。

数月后的一天早晨，我到古河道去砍柴，在一棵枯倒的大树前，我闻到了一股狐骚臭。我用柴刀拨开蒿草，突然，一只狐狸嗖地一声从树根下一个幽深的洞里窜出来，哎溜从我脚跟前逃走了。红白相间的大尾巴，眉眼间有块蝴蝶状白斑，不就是那只用诈死的手段骗走了我的鸡的公狐狸吗？

这家伙逃到离我二十几米远的地方，好像被藤蔓绊住了腿，重重跌了一跤，像只皮球似的打了好几个滚，面朝着我，狐嘴歪咧，咝咝抽着冷气，好像腰疼得受不了了。它转身欲逃，刚走了一步，便大声哀嚎起来，看来是崴着了后腿，身体东倒西歪站不稳，一条后腿高高吊起，在原地转着圈。那模样，仿佛只要我提着柴刀走过去，很容易就能捉到它。

我一眼就看穿它是故伎重演，要引诱我前去捉它，只要我一走近，它立刻就会腰也不疼了，腿也不瘸了，比兔子还逃得快。想让我第二次上同样的当，简直是痴心妄想！公狐狸用同样的方式对我行骗，目的很明显，是要骗我离开树根下的洞，这洞肯定就是狐狸的巢穴，母狐狸十有八九还待在洞里头。和昨天一样，公狐狸用“装死”的办法把我骗过去，母狐狸就会背着我完成骗子的勾当。我手里没提着鸡，也没其他吃的东西，我不清楚它们究竟要骗我什么，但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，它们绝对是配合默契想再骗我一次。此时此刻，我偏不去追公狐狸，让骗子看着自己的骗术流产，让它体味失败的痛苦，岂不是很有趣的一种报复？

我冷笑一声，非但不去追狐狸，还朝树洞逼近了两步，

举起雪亮的柴刀，守候在洞口，
只要母狐狸一伸出脑袋，我就
眼疾手快地一刀砍下去，来他
个斩首示众！

背后的公狐狸瘸得愈发厉害，叫得也愈发悲哀，嘴角吐出一团团白沫，还歪歪扭扭地朝我靠近了好几米。我仍然不理它。哼，别说你现在只是瘸了一条腿，就是四条腿全都瘸了，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，也休想让我再次上当。过了一会，公狐狸大概明白它拙劣的骗术骗不了我，就把那只吊起来的后腿放了下来，弯曲的腰也挺直了，也不再转圈。它蹲在地上，怔怔地望着我，目光悲哀，呦——呦——尖尖的狐嘴里发出凄厉的嚣叫，显得忧心如焚。

你以为脸皮白净的城里来的学生娃就那么好骗吗？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小瞧我！

公狐狸蹲在离我十几米远的草丛里，我举着柴刀蹲在树洞口，那只母狐狸蜷缩在幽深的树洞里，我们就这样僵持





了约十几分钟。

突然，公狐狸声嘶力竭地嚎叫了一声，纵身一跃，向一棵小树撞去。它扑跃的姿势和平常不一样，四只爪子紧紧地勾在肚子上，头部暴露在前，咚的一声，它的半张脸撞在树杆上，一只耳朵豁开了，右脸从眼皮到下巴被粗糙的树皮擦得血肉模糊。它站起来，又一口咬住自己的前腿弯，猛烈抖动身体，咝的一声，前脚内侧和胸脯上被它活活撕下一块巴掌大的皮来。皮没有完全咬下来，垂挂在它的胸前，晃来荡去，殷红的血从伤口漫出来，把那块皮浸染得赤红。

这只公狐狸，准是疯了。我的视线被它疯狂的行为吸引住，忽视了树洞里的动静。只听见嗖的一声，一条红色的身影趁我不备从树洞里窜出来。我惊醒过来，一刀砍下去，砍了个空。我懊恼地望去，果然是那只母狐狸，嘴里叨着一团粉红色的东西，急急忙忙向土丘背后的灌木丛奔逃。公狐狸跟我玩了个苦肉计，我又上当了！

母狐狸窜上土丘顶，停顿了一下，把那团粉红色的东西轻轻吐在地上，这时我才看清原来是只小狐狸。小家伙大概还没满月，身上只长了一层稀薄的绒毛，像只泡在雾里的小太阳，在地上蠕动着。母狐狸换了个位置又叼起小狐狸，很快消失在密不透风的灌木丛里。

哦，树洞里藏着一窝小狐狸呢！为证实自己的猜想，我趴在地上，将耳朵伸进洞口仔细谛听，里头果然有唧唧咿咿的吵闹声。我不知道树洞里究竟有几只小狐狸，狐狸一胎最少生三只，最多可生七只，通常一般生四五只。小家伙们本来钻在母狐狸温暖的怀抱里，母狐狸突然离去，它们感觉到恐惧与寒冷，所以不停地叫唤，向它们的母亲讨取安全和温暖。

在我将耳朵伸进树洞的当儿，公狐狸“呦欧呦欧”地叫得又急又狠，拼命蹦跳着，不断地用爪子撕脸上和胸脯上的伤口，弄得满身都是血，连眉眼间那块白斑都给染红了。

我明白，公狐狸是要把我的注意力吸引到它身上去。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心里头堵得慌，有点不忍心再继续趴在树洞口，就站了起来。公狐狸这才稍稍安静了些。

这时，土丘背后的灌木丛里，传来母狐狸“呦儿——呦儿——”的叫声，那叫声尖厉高亢，沉郁有力，含有某种命令的意味。我看见，公狐狸支起耳朵，凝神谛听着，抬起头来，目光沉重，庄严地望望天上的白云和太阳，突然，它举起一只前腿，将膝盖塞进自己的嘴里，用力咬下去。我虽然隔着十几米，也清晰地听到骨头被牙齿咬碎的咔嚓声，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声音，听得我浑身起鸡皮疙瘩。不一会儿，那条前腿便被咬脱了骱，皮肉还相连着，那截小腿在空中晃荡，就像藕断丝连的一块藕。它好像还怕我不相信它会把自己的腿咬断似的，再次叼住那截已经折断了的小腿，用力撕扯，它的身体因为用力过猛而笨拙地旋转着，转了两圈后，那截小腿终于被它像拆零件似的拆下来了，露出白森森的腿骨，血喷出来，把它面前的一片青草都淋湿了。它恳求地望着我，一瘸一拐地往后逃，似乎在跟我说：瞧，我真的受了重伤，我真的逃不快了，我真的很容易就会被你捉住的，来追我吧，快来追我吧！

我心里明白，公狐狸现在所做的一切，从本质上讲仍然是一种骗术，它用残忍的自戕骗我离开树洞，好让母狐狸一



只一只把小狐狸转移到安全的灌木丛去。但面对这种骗术，我虽然能识破，却无力抗拒。我觉得我站立的这地方像口滚烫的油锅，像只令人窒息的蒸笼，我是一秒钟也待不下去了。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推着我，使我不得不举步向公狐狸追去。

公狐狸步履踉跄，一路逃，一路滴着血，逃得十分艰难。好几次，我都可以一刀斩了它，可我自己也说不清是一种什么原因，刀刃快喋到狐血时，我的手腕总是不由自主地朝旁边歪斜，砍在草地上。

公狐狸痛苦地哀叫着，挣扎着，顽强地朝与树洞背离的方向奔逃，我紧跟在它的后面。我再没有回头去看树洞，不用看我也知道，此时此刻，母狐狸正紧张地在转移它们的小宝贝……

终于，灌木丛中传来母狐狸悠悠的叫声，声调平缓，犹如寄出了一封报平安的信，公狐狸脸上露出了欣慰的表情，它调整了一下姿势，昂起头挺起腰，似乎要结束这场引诱我追击的游戏，窜进灌木丛中去与母狐狸和小狐狸们团聚。我也希望公狐狸能再狡黠地朝我眨眨眼睛，摇甩那条红白相间

的大尾巴，然后一溜烟地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可是，它只做了个要蹿跳的样子，突然栽倒在地，再也没能爬起来。它的血流得太多了，它死了。





白狼

寨子里接二连三地发生羔羊神秘失踪的事件，有经验的猎人断定，附近一定出现了狼！于是，寨子里组织了一支捕猎队，进山捉狼去了。几天后，嗅觉灵敏的猎狗把我们引进戛洛山一个隐秘的石洞。我们打亮手电筒一看，洞里有一只黄毛小狼，还没满月，刚刚才学会走路，可是不见母狼的踪影，估计是外出觅食了。

“这家伙，长大后也是一个偷羊贼！”村长说着，抽出长刀就要往小狼脖颈上砍。

老猎人波农丁一把拦住村长，说：“母狼回来后看到小狼被杀，没了牵挂，也没了顾忌，会嗅着气味找到我们寨子疯狂报复的。”

“那该怎么办？”我问。